藝術家

ARTIST MAGAZINE

Since 1975

1996 2

■中華瑰寶赴美展專輯
■麥約訪問手記
■廿世紀中國山水畫的蛻變
■中華風俗佳語印譜
■《秦始皇兵馬俑》新書出版
■楊善深・春風草堂・寶山山房
■第三屆里昂當代藝術雙年展

00180
9 771016 417007

台北・藝術家⑰

都會盜寇楊茂林

◉黃寶萍

在楊茂林的繪畫創作裡，人們可以閱讀出他極爲理性的回顧、反省及分析歷史，然而，在現實生活中，他說：「我常覺得自己是已開發的野蠻人，寧願是盜寇類型的『寇』，也不願是『仕』，或許我的外表看不出，但是內心始終很草莽的。」

究竟楊茂林是以何種盜寇的面貌行走於台北都會叢林？「雖然我來自彰化鄉村，血液中的泥土性卻少，反而是都會性格強烈，我是個適合住在都市裡的人；那些心曠神怡的風景不會令我感動，人與人的恩怨情仇才能吸引我。」楊茂林說，「很多人抱怨台北的交通、空氣等等，當然都是事實；但我認爲那些也都是可接受的，畢竟台北生活有著方便、舒適和經濟性，更何況，台北蘊藏著一股活力和蠻力，可以說是一種混亂的親近性吧。」他形容台北的生活狀態是「開發中的未開發」。

愛熱鬧、喜歡觀察人生百態；但楊茂林卻是始終保持距離，置身事外的觀看；就像台北是個停不下來的都市，楊茂林只要坐著就無法思考，要不就是踱方步，再不然就是搭著公車四處逛。「公車開動，我的腦子也就開始活動，還有公車正是察看人生百態的好地方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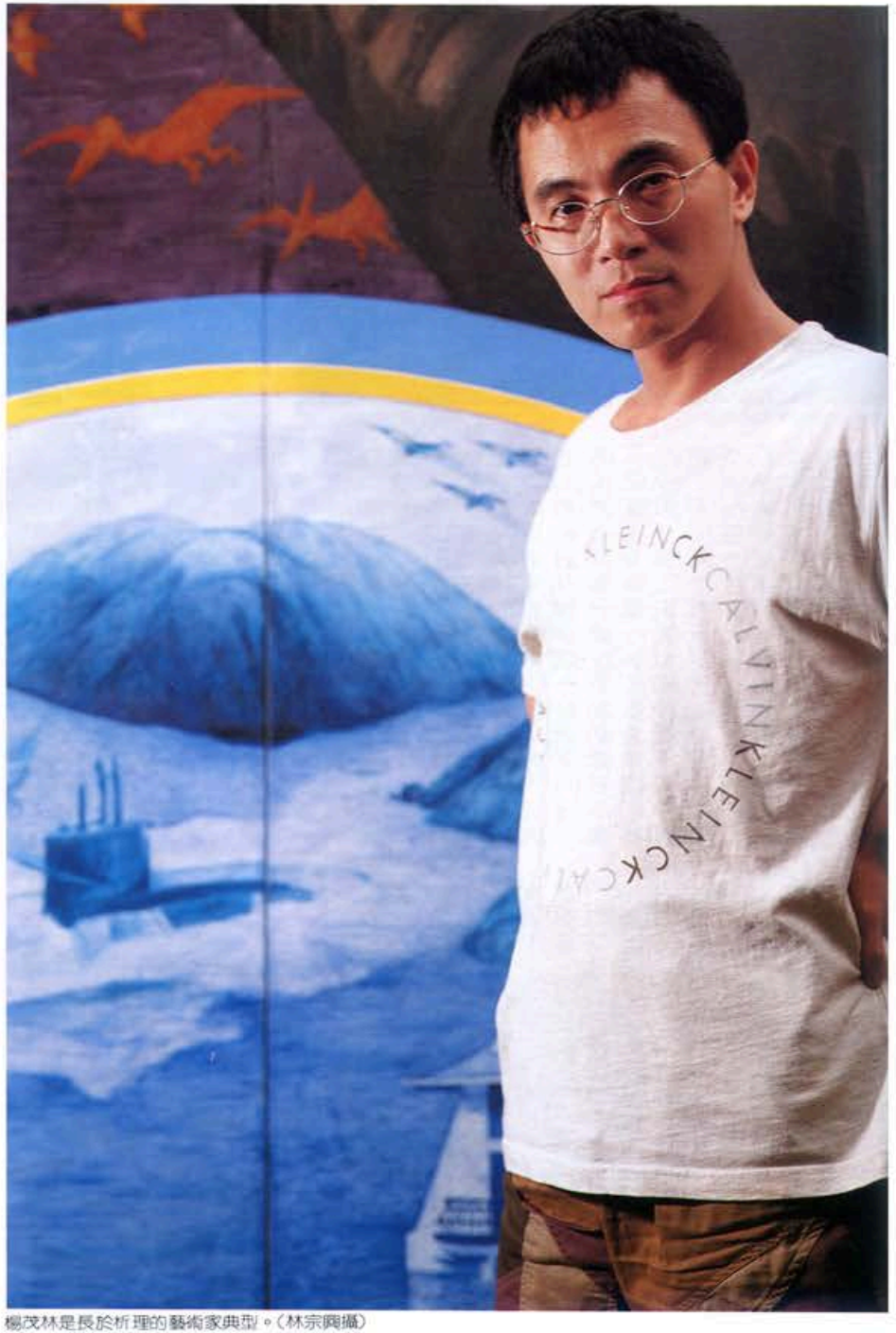
感性的生活態度和理性的創作意念是不牴觸的，因爲楊茂林認爲從過去到現在，他的生活、他的人都是「荒謬的綜合體」。

小學畢業時的楊茂林，因爲從小就在放牛班，家境也不好，所以就去當工人，什麼樣的苦力都嘗過。「我曾經替人趕鴨子，從屏東到台北，一路追著稻子成熟收割的時間，餵飽鴨子，有時候睡在田邊，有時候躺在墓旁。」楊茂林回憶，「直到十六歲覺得我不能一輩子這樣下去，才重回學校。因爲經歷過最苦的生活，才知道讀書原來是這麼快樂的。」

成爲畫家也是一種荒謬，「讀初中時，我只是嚮往那時的高中生背著畫架到處寫生，男生女生還可以一起說話聊天的快樂，所以選擇走上學習繪畫的道路。」然而，眞實生活的際遇卻是困難重重的。一九七九年大學畢業，繪畫創作當然是不能謀生的，「我是個不信鬼神的人，卻又喜歡研究命理，原因是我想知道爲什麼我的命運那麼差？生活的實際負擔不說，小孩出生之後又生病住院，從命理研究裡我還能給自己一線希望，等待否極泰來的一天。」

很多人都知道，在那十多年的歲月裡，楊茂林是靠擺地攤維生的，他也絕不避諱。「一直到一九九二年，我才眞正舉行了生平第一次個展，在這之前，不用說賣畫維生，是根本沒有施展舞台的。」楊茂林說：「十多年，如何撐下去？只有武裝自己、催眠自己，告訴自己：『我很偉大。』這是藝術家英雄主義式的性格，但又極需要的，否則十年如何走下來？」

在創作歷程中，楊茂林面對歷史，以藝術整理歷史，做自己喜歡的事，「十年來了，這個歷史階段也要結束了，從今而後，我希望可以從生活中取材，因爲我不要再把自己看得那麼偉大，而我也的確沒有那麼偉大。」然而，這正也是一寇」的韌性和強度吧。



楊茂林是長於析理的藝術家典型。（林宗興攝）